

流 手 憶 何

李汝伦 / 著

澳门学人出版社



流年忆水

李汝伦
／
著

澳门学人出版社

流年忆水

著者：李汝伦

封面题字：李汝伦

策划：李文心 刘毅

责任编辑：佘燕婉

装帧设计：佘燕婉

出版：澳门学人出版社

澳门邮政信箱1294号

电邮：scholarsmacau@hotmail.com

发行：澳门学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年5月

版次：第一版

印次：第一次印刷

规格：160 mm * 240 mm

印数：1,000册

ISBN 978-99965-40-21-9

定价：澳门币130元（¥50）

“几声乡音炸起”

父亲李汝伦这部《流年忆水》起草于本世纪初年。“我虽近残冬，但伏枥之心犹壮，愿为这些史家研墨铺纸，愿以眼泪记录我的所见所闻，写我的先祖、亲人、我的朋友、师长，记下我的忧愁。”当时他大病初愈，身体仍很虚弱的情况下完成了《方人定评传》《紫玉箫二集》两部书，除了忙碌于诗词学会及《当代诗词》主编工作及诗词“自留地”的耕耘外，用了几年时间写成。2004年，父亲拿来整部手稿，嘱咐将它录入电脑，因此有了这部《流年忆水》的电子版。全书目录由父亲编排，也做过校对，并有增补，个别文稿分别在一些刊物发表过。父亲生前曾多方寻找出版社出版。这部家史兼自传涉及中国近百年的家乡、风土、人情及他坎坷的人生，可读性很强。它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老李家”在东北的“耕读”生活，还是一卷东北民俗生活的“风俗史”。而每篇文章还向我们展开一幅幅历史画卷，记载并叙述了他少年、青年的成长，以及所处年代的点点滴滴。同时也是伪满洲国时代，中国东北地区人民被日本侵略者奴役的见证。父亲铁骨铮铮，嫉恶如仇，忧虑国情民生，平时少见他有欢颜，但这正是因为他心中所着深刻的大爱。

本书里处处可见他爱亲人、爱家、爱国的情感；处处可见他作为一位正直有良知知识分子的独立见地与观点，因此他也意识到这部《流年忆水》出版的难度。父亲的挚交，杂文家、诗人牧惠曾帮忙，并已找到出版社，可不久随之而来是他突然去世的消息。此书稿一搁就是多年。

“我总归会要彻底被岁月氧化，岁月也被那水流去。”如今，父亲去世多年，想起他曾有的嘱托，家人也多次提醒我要完成父亲对《流年忆水》出版的心愿。而我将稿子拿起又放下，拿起又放下……虽然父亲离去之痛渐渐在岁月中淡去，却还是有无法释怀的伤感。要完成父亲著述自己人生及家史的第一部了（可悲，原定50万字的第二、第三部已随他而逝），岁月也在催促着。

因为这是父亲生前完成的、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书，作为儿女，在书的编排上附录了少部分纪念性的诗词、介绍的内容，及他生活、社会活动，与友人的合照。让一生为诗词奉献的父亲，在写他的前半生传记的著书里面，我们给他一个后半生简要的“流年”补充。

“滔滔忧患锁长烟，我立寒汀子大川。高下古今同一水，无情流去有情天。”想起2010年冬季那无情的寒风。备受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已卧床不起，疾患剧烈的疼痛折磨着他。一天，他吃过药，疼痛稍止住了，我看见他正侧着身，将硬纸夹贴在枕上，侧脸对着硬纸夹，在上面艰难地写着东西。父亲示意我离开，因为他要写作。我走出房门回头看他，他又以此侧于枕上的姿势，继续写着。我熟悉父亲在书桌上伏案写作的模样，然而他竟是以这种方式进行他的最后一次写作。他去世后，收拾他在医院里遗物，硬纸夹就在那里，这是他病榻上的“书桌”。而在那里一页页存留的文字，是父亲一生中最后的诗篇。诗句或已不成格律，字体扭曲，有些字无法辨清，笔力很弱，与父亲平日那潇洒而刚劲有力的字迹相去太远。但诗里的饱含着悲情与豪情，饱含着他未畴的壮志，包含着他对故土、对文学、诗词的犁情……

它，是父亲灵魂的绝唱！诗句的后面，就是一幅东北故乡的画面。在生命的最后，梦魂、诗魂满满是他眷恋的故乡……将这篇绝笔诗录在这里，为这部《流年忆水》，以“几声乡音炸起”——

大港略地不曾休
晨江射透碧天绸
忽地乱云来浮
掩藏一片摩棍子楼
又一只大手过山陬
不是寒秋愁意魑
把一片残山剩水的绿田畴
汨汨自由的小溪流
残存的田园烟囱
流出带泪闲愁
一拼全收
几声乡音炸起
吆喝耕牛

父亲生前好友，为本书赋歌、缅怀、寄情。感谢！

父亲有诗句：无有分文媚子孙，骨头万贯性灵存！《流年忆水》的出版，以告慰他在天之灵！

——儿女写于 2014 年夏

自序

倒退十年又如何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无论古也今乎，当然都有值得笑谈之事，但一切“都”，笔者就有保留。料相逢者皆知古识今，难道有多少暴君如桀如纣，多少贼臣恶寇如董卓、张献忠；多少血腥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现代的南京大屠杀更十倍于“江阴屠城”就忘记了吗？你笑得出来，变得轻松吗？我就不能，我憎恨那些屠杀者，我伤心痛心我们民族的不幸！

近些年，发了一阵“猪尾巴”热。看到那些制造过中国最大最惨烈的文字狱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脑后垂着个不会摆动的猪尾巴（曾在国际间被嘲笑为中国最丑陋的形象），宽厚、英明、神武、风流而又伟大，爱民、能访贫问苦，与劳苦的工农“三同”，甚至秦始皇也很可敬并能拔剑而斗。怎么不想想他们坑杀、灭族、掘墓、碎尸了多少才士精英，你能笑得出来，谈得畅快吗？但他确是进入了编导的“浊酒”壶边，叫人轻松的“笑谈”去了。

这是缺乏历史感、历史知识、人文精神和思想的可悲堕落。这和教唆观众围观杀害善良、污辱少女的流氓、恶棍、暴徒可有什么区别？鲁

迅看到一群中国人（也留有猪尾巴）木然无表情地围观日本兵斩杀中国人而心生憎恶，终于悟出医人灵魂胜过医人体肤的重要而放弃了医学。可惜鲁迅从事医人灵魂之后，有多少人病愈出院了？把鲁迅吹捧上了天，原来吹捧的不是鲁迅的医术医德，济世活人，而是鲁迅用匕首投枪，致人于死命！所谓民族英雄云乎者，可如岳飞、文天祥那样抗击敌寇入侵，保卫神圣国土？我们只看见“相逢一笑”而“恩仇”泯去。虽未被国民党捕杀，却被据云为黑龙会分子暗害。弟弟则早就拥了日姬，后来降了倭奴。假如不是这样，而是再寿二十年，他也会住进班房，以集团头子之名定讞，胡风、聂绀弩、萧军、雪峰等都是他的党徒，因为他的匕首投枪会改变靶子。

十年“文革”喊杀喊斗，成为当时世界最强的噪音。它发自一面旗、一神教之下。南方某省，尸体沿江流去，浪花不淘英雄，而是庶民，如百舸木排争竞。沿岸居民被命打捞，怕丑形海外。中国历史上血染了乃至尸塞江河，其例不乏，但何尝如此之多，时间如此之长！

那是1967年七、八、九三个月，也是武斗频率最高，眼睛杀得最红的三个月。可有神主赞曰：“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不是嗜血狂、杀人狂、虐民狂，面对人民如此之祸，怎么能发出如此丧心病狂之音！？

九年之后，唐山大地震，一夕之内，数秒之中，一切居室，一切建筑纷纷倒塌，一片瓦砾，满目废墟。全城都在梦中，那些梦也埋进瓦砾。一个百万多人口的大城市，后来官方说死了二十四万人，还不到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就是说四分三的都活下来了。这可能吗？我对从未取信于民的报道，历来不敢轻信。对自己有利的尽量吹胀，对己不利的极力缩水，我以这一历史经验对待那类报道。

二十四万就二十四万吧，我没有其它数字来源。然而这一数字也是史无前例的，既然在史无前例中发生，当然要震出个史无前例样儿。

可怜的唐山同胞，十年不幸你与全国同胞共之，何期浩劫将尽，却又一大浩劫相送！翌年，笔者乘火车过唐山，一列车人全体伏窗，看那满眼断壁颓垣，是同情，是叹息，是吊唁。笔者有诗：

天地乖张两不仁，劫波何忍更斯民？
车声疾似逃生路，我欲停招百万魂。

奇怪的是大地震后不久，又出现了全国性的地震大恐慌，今天传言某处震了，明天传言另一处震了；早晨震了东，晚上震了西，一夕数惊。笔者是因足疾被允从干校回来养病的，也被命参加轮值。晚上居民睡觉不敢除衣裤，全天不敢关闭门窗，机关电话机旁不得离人。

但9月9日之后，全国一下子归于平静，土地、山川、草木、乃至鸡鸭猫狗都安心睡大觉了，这使迷信者相信：“此天之降了震怒，地下诸鬼畏大魔罗之将至也！”学问家说夏桀将死“众星陨，泰山崩，地震，伊洛竭。”唯物论者难言其妙，唯有苦笑，他的辩证法辩证不出。数十年过去了，这个谜仍然活跃于老人们的“渔樵闲话”，但不像“笑谈”。

秦始皇死后，二世胡亥曾以“后宫非有子者”“皆令从死，死者甚众”。“众”焉多少？没说。“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阿房宫赋》），也总不会达到廿四万吧。秦始皇算什么，我们超过他百倍。其实哪止百倍，而是万倍，数十万倍。百倍，未免过分谦虚。

一人前面走，十年内这么多人随之，不是殉国殉义那么英雄壮烈，也非殉夫、殉情那么凄婉冰霜，更非殉财、殉利那般鄙下。我相信没有一个肯以身殉的，即使表忠“愿以身代”，哭号如丧考妣，那也不过是

作给人看。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民族大浩劫终于过去。人们长长地舒了口气。记得有位小具名气的青年女作家以倒退十年为题写了篇文章。某日一老友过舍下，“一壶浊酒喜相逢”了，老友酒酣叹道：“要倒退十年就好了！”我问“十年以外就很好吗？”老友无话可答。我邀他倒行逆退到十年以外一游，老友脸发白，唇发青，背发凉，腿发抖，被我挟持而行，老友没有真醉。

出于职业敏感，我们举目所见，首先是文化人门前窗上的重重文网。那网今天网了一批，明日网了一批，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十年三千六百五十日。“文化人黥文化人”（拙句），那些告密者、罗织者、揭发者，给人上纲上线，笔诛同类者，也不免冤沉网上。除了奴颜婢膝之徒，狗行狼心之辈（不是少数）和侥幸儿外，哪个漏了那网！

翻了身的农民，当家做主的炕头还未坐热，那几亩老田、老黄牛，便被一大二公了去。已到“饿死边缘”。我的老友牧惠在一篇杂文中说道：“我终于有机会回老区探望契娘。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契娘的生活比我在那打游击时差了一大截！我羞愧地流下了眼泪，我感到对不起他们。”可他们被认为总不安贫，老想发财。列宁说他们是小生产，其头脑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基地。我们则要割他们资本主义尾巴，使之从猿到人，可他们的资本主义尾巴又是谁给装配上的？

中国本来就没有多少真正的资产者，初时还给分下大小等级，后来就一律平等了。知识分子受资产阶级教育，当然都是资产阶级，他们口袋里的知识，就是资本。大小官儿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党内不但有个资产阶级，还有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中国成了世界上资产阶级最人多

势重的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笑话！

谁会相信一个正常的左大脑会有这种逻辑思维？不是位伟大的神经病，谁能生产这种超级想像力！

想到这些你笑得起来，你还想倒回十年？

我尚未“而立”，便因多嘴而倒了。有幸成为五十五万（官方数字）分之一，从力役于山间陌上，天降大祸于斯人也，苦我心志，劳我筋骨，饿我体肤，空乏我身，再投之麻疯之乡，放之炎荒之岛，买臣之妻去矣，悬磬之家破矣，三龄幼女依依，百丈危崖岌岌，可憎生来贪生怕死，心肠太软，没有勇气下跳、上吊，安眠片、老鼠药……“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那时全国饥荒，连一向富庶的地区也吃草根、树皮……饿死之鬼六千万。

我倒退那时干什么？去当六千万个零一个？

再倒回十年，十年之初，工商业者被“三反”“五反”，据其罪状，他们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此为反资产阶级的“履端初政”，从此国旗上的那颗星便消减容光，数年后就再也不能“七八颗星天外”了。

在高校，从教授到讲师，不论是从南京来的，还是从延安来的，都一样终日惶惶，双眉愁锁，斯文们初扫其地，落汤毛脱其鸡。此处只举一例：穆木天，吉林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创造社及左联诗人，翻译法国大家巴尔扎克十多部名作，给我们开的名著研究，讲的就是他翻译的《勾里尤老头子》（《高老头》）。某日晚，他潜入我们宿舍，找了些同学：“说我是买办资产阶级，是瞎扯，我咋能承认。我自认是小资产阶级，校党委那儿过不了关。我看取点中庸之道，折中一下，民族资产阶级吧，你们说行不，你们要发言，可以讲讲，

要是说我是民族资产阶级，批我啥我都接受。”我们真想问问他开了什么工厂、公司？我们说：“穆老师，我们人微言轻，顶事吗？”他说：“反正你们一说，我就捋着杆往上爬。”（他后来终未闯过“反右”一关，“文革”，他和夫人彭慧全军覆没，双双饮恨自杀。）

这一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是后来“反右”的一次小试其锋，大阅之兵尚在后头。此后，便无一日消停，小接触不断。噩运不知何时哪刻落在哪位头上。这些需要有千百位太史公、蔡文姬、司马光。我虽近残冬，但伏枥之心犹壮，愿为这些史家研墨铺纸，愿以眼泪记录我的所见所闻，写我的先祖、亲人，我的朋友、师长，记下我的忧愁。

童年，我不知道忧愁，忧愁那是大人们的事。我用目光去探问和触摸这个世界，很多是我所不理解的，却是有趣的。但忧愁蹑手蹑足地潜入我的心室，“少年不识愁滋味，为写新词强说愁”，我则“少年早识愁滋味，为写新愁强作诗”。我双眉之间有一立纹，父亲说那是一只剑，命相不好。懂事早，好想事儿，思虑重，影响健康、寿命。我不知健康、寿命对我有什么意义。双亲的宠爱，兄姐的友于，师长的奖饰，亲友的嘉许，婀娜的顾盼，促使我对镜和俯首小溪，赏玩自己的五官，觉得老天待我不薄，还赐以较高的智商。躺在床上，我高举大腿，觉得未必就差过摩登女郎。但此年龄，我涌出一股亡国之痛，民族不振的忧伤。可又自惭太过懦弱，可以凭栏，却只空对那“潇潇雨歇”。

我当然留恋那真挚的爱怜眷顾，自憾未能将之全部细心地纳入人生的行囊，珍之宝之，以后好随时打开，展而玩之，我的笔记的不过其中点滴。况且，“多少事，欲说还休”，庶免口祸。五十万字，只愿留与后人。我本人则绝不喜欢那个时代，我绝不会倒退到那个时代。

我总归会要彻底被岁月氧化，岁月也被那水流去。我将被流到我众多亲人堆里，我已非当年模样，他们会“笑问客从何处来”的。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此生因忧患太多而生，安乐太少而不死，非忧患中生，安乐中死也。正是：

滔滔忧患锁长烟，我立寒汀子大川。

高下古今同一水，无情流去有情天。

“身后是非谁管得”？反正我不管了，尔等爱咋就咋。



目 录

001 | 前言 “几声乡音炸起”

004 | 自序 倒退十年又如何

001 | 壹 滔滔忧患锁长烟

002 家世追远

007 打瓜园事件

010 耕读事业之外

017 人世几回伤往事

020 日暮衰草与平地复旦

022 大出殡

025 劫匪·匪劫

030 青纱帐内外

035 九死一生

037 拉林河上生死场

044 困境·享受着玛雅人的马铃薯

047 外患中的内忧

049 活捉匪首田刚

052 舌伐口诛

054 故乡的学府（一）

058 故乡的学府（二）

061 淳然而兴的三岔河

- 066 梨园风景线
- 070 留声机内外的梨园生活
- 075 大广场上的梨园风景
- 078 忧乐中的少年时代
- 084 智、仁、勇——童子军

086 | 贰 我立寒汀子大川

- 088 位卑未敢忘忧国
- 091 倚闾而望和踏长了的影子
- 094 冰雪之中，三甲之外
- 098 几时停玉梭
- 101 《国仇铁血》和小亡国奴
- 103 肋下青萍剑
- 106 遗民泪尽胡尘里
- 112 南望王师又一年
- 114 “只要人心不死，中国是不会亡的！”
- 117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 123 神圣的“中国人”
- 127 投机·投弹·花柳营
- 130 寒灯拨火话时危
- 137 日本武士道和中国人的宽恕之道
- 140 上高市场
- 142 九月衣裳未剪裁
- 148 战利品和小菜一碟
- 152 一夜连双岁
- 157 书香里去来

- 164 南大寺沧桑
- 169 母教：惻隱·博愛·大慈大悲
- 181 姐姐的懿范和奇人的姐丈
- 186 伯父遗传因子的废弃
- 188 东邻之子和柳老无言告死生

194 ■ 叁 高下古今同一水

- 196 八十载沉冤案要翻
——关于学衡派
- 230 怀念杨公骥老师
- 243 杂忆我的京剧情缘
- 255 中华诗词青年峰会接受终身成就奖的书面发言

260 ■ 肆 无情流去有情天 (编者附录)

- 262 赠诗人李汝伦 熊鉴
- 262 读李汝伦兄大著《流年忆水》自序有题·金缕曲 何永沂
- 263 读李公李汝伦遗著《流年忆水》·调寄浣溪沙 邓步峰
- 263 《流年忆水》怀汝伦老兄·七律 李经纶
- 263 纪念李汝伦先生·鹧鸪天 周燕婷
- 264 雨夜读《流年忆水》缅怀诗人李汝伦·金缕曲 苏些零
- 264 甲午仲夏忆李汝伦先生 祁茗田
- 265 汝伦先生遗著《流年忆水》付梓有作 王玉祥
- 265 《当代诗词》百期赋贺兼怀李汝伦老·七律 熊东遨
- 266 公开不曾公开的信 马斗全 / 何永沂 / 范耀英
- 274 心语天歌 李文心